

現代創作文庫

徐志摩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六輯 •

徐志摩選集

徐志摩選集
徐志摩選集
徐志摩選集
徐志摩選集
徐志摩選集

全書精裝五十冊實價國幣四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第六輯·

徐志摩選集

實售

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選者

徐沉泗·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二輯·

- | | | | |
|-----|-------|------|-------|
| 第一輯 | 魯迅選集 | 第十一輯 | 鄭振鐸選集 |
| 第二輯 | 郭沫若選集 | 第十二輯 | 王統照選集 |
| 第三輯 | 郁達夫選集 | 第十三輯 | 田漢選集 |
| 第四輯 | 周作人選集 | 第十四輯 | 老舍選集 |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 | 第十五輯 | 沈從文選集 |
| 第六輯 | 徐志摩選集 | 第十六輯 | 茅盾選集 |
| 第七輯 | 王獨清選集 | 第十七輯 | 魯彥選集 |
| 第八輯 | 張資平選集 | 第十八輯 | 巴金選集 |
| 第九輯 | 冰心選集 | 第十九輯 | 丁玲選集 |
| 第十輯 | 盧隱選集 | 第二十輯 | 張天翼選集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衆的腦子裏去，這是大衆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士街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福爾德）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這也足證明他對於不夜城紐約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調和了。他以為「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論自殺）如印度的泰戈爾老人似地，他否定二十世紀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墮落」他詛罵「文明人」（海灘上種花）。同美國的風尚不相合，到了康橋，徐志摩接受了吸烟的文化。康橋使詩人作了一個重新的開始。在吸烟與文化裏邊，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在康橋的那種貴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騎自轉車，抽烟，閑談，喫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閑書。在那個心欲的國土裏，他建立了他的理想主義的哲學，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種陶養，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懷鄉病」，憧憬到「草深人遠，一流冷澗」的境界。強烈的個人主義的 everlasting yea 和浪漫的懷鄉病，因之，成為了這位「朝山客」，這位「不羈之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藝術的人生觀——「生活是藝術」（話）——在康橋是被胚胎出來了。

貴族的市民出身的詩人徐志摩在康橋同當時的貴族化的英國市民社會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國的世紀末的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文學的影響。同時，他更接受了英國的貴族層的浪漫詩人的薰

陶。如果有人對於英國十九世紀末的文學同徐志摩的作品對照起來，作一個比較研究，我以為是很有趣味的。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資本主義到達了極絢爛極成熟的時代，寄生的社會層得到了過剩的生活餘裕，於是，應運產生出來對於世界的全然唯美的態度，人生之最高的意義在於美的主張。達到了帝國主義的成熟期的英國，擁着廣大的殖民地，在歐戰之後，其資產者社會仍持續着過着寄生生活。而且在歐戰期，英國沒有直接地蒙着戰禍，它的牛津仍是牛津，牠的康橋仍是康橋。從那種貴族化的市民社會，詩人徐志摩發現了他的理想的糕糧。他發現了他的理想的政治與理想的革命。（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而是在那裏他發現了他所心愛的諸作家。在他以為，他那些「生活的趣味」都是些「不預期的發現」。他告訴過我們斐德（W. Pater）歌德、柏拉圖、雪誅、杜恩、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丹農雪烏、盧梭、波多萊爾之所以被他發現，「都是邂逅，不是約會。」（濟慈的夜鶯歌）他認為是偶然的。然而他沒深注意到英國的諸現實主義的巨家，而把主義放到濟慈、渥茲渥斯、卜雷克、拜輪和半個雪誅的上面，把注意更放在盧瑟諦、哈代、梅曼、代斯、曼殊、裴爾、西蒙茲、哈得生（Henry）裴德的上面，是不是偶然的呢？他接受了泰戈爾、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尼采、丹農雪烏、達文塞、哥德，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那裏邊存在着必然性。在他所編譯的東西之中，有淪亡的貴族福凱（Hy）的騎士故事渴堤孩，有貴族的市民服爾德的貢第德，有閨秀作家曼殊裴爾的小說，有丹農雪烏的死城，都是多少帶有貴族性的東西。徐志摩對於西洋文學之接受，自然是由於他的強烈的主觀

出發的了。

具有如上的生活環境的徐志摩是極端地肯定着他的理想主義。他不住地要求着自我實現。他的創作是自我實現，他的翻譯，也是自我實現。他有着單純的信心，在他認為「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海灘上種花）他的理想主義是不住地在更新着。在飛上前去裏，他說：「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的一生是「冒險——痛苦——失敗——失望」的動變，是「認識——實現——圓滿」的過程。然而，在一生中，他什麼都未有完成。他的——一切的完成，可以說全是散葉子的零碎札記。他的思想，當然也是同樣。在落葉裏，他說：「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是痙攣性的。」衝動性痙攣性的，是他的思想，他的為人是非常好動的。在自剖裏，他說：「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跟着動盪。」他歡喜飛機，他歡喜自轉車，他歡喜旅行，他歡喜雲遊。在想飛中，他說：「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的極度，想像的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飛超脫一切，籠蓋一切，掃盪一切，吞吐一切。」從人到神，這一種超人哲學，是一種尼采主義。他在弔劉叔和裏邊說：「他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了哲理的山峯。」使他不不住的喊出 *everlasting yea* 的，也是這種尼采主義。尼采說：「受苦

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此語在徐志摩的身上，是有很大的反抗作用的。

從康橋回到中國，那是民國十一年。「五四」運動已經低潮，中國仍是半殖民地。這裏沒有康橋，沒有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戰後，帝國主義之變本加厲，地向中國進攻，使中國越發呈出紊亂的狀態。那一種紊亂的環境，是詩人徐志摩所不忍目睹，所不能安居的。他的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碰了壁，然而他不能正確地說明此路不通的原故。他不把主要的原因歸之於洋大人而認為是民族的墮落，是民族的倒運，是民族的破產。從落葉以至於秋，這種思想是一貫着的。我們民族是破了產的，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其原因呢？於是乎他說了：「不要以為這樣混沌的現象是原因於經濟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數人的放肆的野心。」「我們的自身是我們的運命的原因。」（落葉）他又說：「我認識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靡現象的憤懣與羞惡。」（迎上前去）他悲憤仁義禮智信成為了五具殘缺的屍體。（毒藥）他悲憤地又說：「儒教的珍品——恥節——到哪裏去了。」（從小說講到大事）他怎麼看我們的民族呢？在求醫中，他說：「我們這倒運的民族眼下只有兩種人可分，一種是在死的邊沿過活的，又一種簡直是在死面過活的。」對着這種「普遍死化的凶潮」對着這種「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樂」，他閉上了眼睛，他發現了另一個悲慘世界，在那裏，他的感情、思想、意志、經驗、理想，沒有一樣是和諧的，沒有一樣是容許他安舒的。他發現了「實際的生活逼得越緊，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求醫）現實

的生活與理想的生活之矛盾所生出來的失望沒有使他絕望，反之，却使他對於自己更加強烈地，更加精細地去做解剖的工作。然而，他不求援於科學，他說：「科學我是不懂的。」（追上前去。）寧可以說，他是否定科學的。在落葉裏，他說：「我們決不可以為單憑科學的進步就能看破宇宙結構的秘密。」而在論自殺中，他又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他相信靈性。他說：「單有軀壳生命沒有靈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海灘上種花）他愛大自然，因為大自然有靈性。康橋有康橋的靈性，翡冷翠山中也有牠的靈性。「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翡冷翠山居閑話）牠給你以「靈性的迷醉」。由於同中國社會之矛盾，他感到：「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劫去我們性靈所需要的閑暇，積成一種壓迫。」（自剖）然而，對於生活的壓迫，他不感絕望。他要「迎上前去。」在再剖裏，他說：「我寧言我自己跳進了這現實的世界，存心想來對準人生的面目認他一個仔細。」他不斷地作他的「靈魂的冒險。」「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音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海灘上種花）可是，他的玄學的追求，是終沒有完成的答案。約在自剖再剖之後，他思想上起了轉變。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由盲街轉變到有意識的行動，從對於社會之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轉變到「迎上前去。」在迎上前去裏，他肯定地說：「是的，我從今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

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鬥。」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單純的信心，」使他積極地作他所謂的「理想中的革命。」

單純的信仰給了他勇敢。單純的理想給了他力量。他的靈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輪，說出來「他是一個美麗的惡魔，一個光榮的叛兒。」（拜輪）他崇拜耶穌、托爾斯泰、哥德、密爾頓、悲特文、密其郎及羅文天祥、黃梨洲等等的人物。他崇拜他們，是因為他們有不可動搖的 *simple faith*。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為善的原則犧牲，科學為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為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海灘上種花）是因為黃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時候，「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他的「理想中的革命」的要求，使他在落葉裏讚美俄國革命，讚美俄國國旗說：「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却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使他在同篇中，更讚美法蘭西的大革命，說：「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在自剖裏，他又說：「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r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胆量實行，我們的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費的。」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歡的。詩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於爭「靈魂的自由。」而且，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國的政治，是

希臘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說：「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自由與保守並不是衝突的，這是造成他們政治生活的兩個原則；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歷史上並沒有大流血的痕跡（如大陸諸國）而却有革命的實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頑固，所以雖則『不為天下先』而却沒有化石性的殭。」然而英國對於殖民地的剝削與壓迫，希臘的奴隸社會，他一概不提。愛和平是他的天性。因之，對於羅曼羅蘭，他表示出來深摯的共鳴。羅蘭的空想的英雄主義，他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理想。他以為羅蘭是勇敢的人道的戰士，是同托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泰戈爾、甘地同樣，立腳於高高的山嶺上，俯瞰着人間社會。『打破我執的偏見來認識精神的統一；打破國界的偏見認識人道的統一。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解脫怨毒的束縛來實現思想的自由；反抗時代的壓迫來恢復靈性的尊嚴。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羅曼羅蘭）尼采所說的「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那句話，是他的座右銘。『在苦痛中領會人生的實際，』『在痛苦中實現生命實現藝術，實現宗教，實現一切的奧義』之這種人道的英雄主義，也在此地成為了他的理想了。遊了莫斯科，對於革命後之俄國社會表示不滿，接着，他就自命為羅蘭的同理想者了。在弔劉叔和文中，他認為「五卅」前後的中國國內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而難得的是少數共患難的旅伴。因之，在大的社會中，詩人徐志摩是感到孤獨的。詩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現代的墮落與物質主義的革命運動，是心靈解放的革命。他的這種要求，是

從他那有士大夫性的個人主義出發的。到最後，在秋裏，他悲嘆士民階級之沒落，而結論到「我們現在爲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足了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在話裏，他說，「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的本體裏，要聽真值得一聽的話，只有請教兩位最偉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體與大自然。」在秋裏，他仍然貫徹着這種思想。他依然是主張把過度文明的人種帶回到生命的本源上。他主張人多接近自然。一方來補充開鑿過多分的士民階級，一方極力把教育的機會推廣到健全的農民階級裏。打破階級界限及省分界限，獎勵階級間的通婚。不過這一種理想，是不是可以實現的呢？這種對於士民和農民的關心，是表明着詩人徐志摩的 simple faith 之所由來了。

雖然詩人徐志摩要求着「一種要新發現的國魂」，可是，那是從他的個人出發的。他在列寧忌日談革命裏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并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相信德謨克拉西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努力中涵有真純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他崇拜列寧，說列寧有如耶穌的偉大，是崇拜個人，而不是主義。他認爲「生命祇是個性的表現」，而是感情把一些個體的組織起來的。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在落葉裏，他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繫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各體組織成有文章的整體。」徐志摩是一個感情性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要實現「

生活是藝術」的主張。他的感情，使他在苦痛中在時代悲哀中實現他自己。他的感情的生產，就是他的詩歌。他忠實去創造新的人生準則。他在話裏說：「不能在我的生命裏實現人之所以為人，我對不起自己。在為人為的生活裏，不能實現我之所以為我。我對不起生命，這個原則我們也應該時時放在心裏。」感情性的詩人徐志摩，藉着詩歌實現了自己在秋裏，詩人引過一個別的詩人的話說：「我們靠着活命的是情、愛、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 admiration and hope) 情、愛、敬、仰、心、希望，則是詩人在詩的創作中所靠着生活的了。

下

詩人徐志摩在他的短促一生中，遺留給我們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三部散文集：落葉集、自剖、巴黎辭爪，和一篇散文秋，以及一部小說集輪盤與一篇戲曲下呢岡。其中成為作品的，只有詩和散文。但是，他的散文，更是詩的一個形式。他的散文，什九是散文詩。在其中一貫着的是他的個人的感情。詩人徐志摩長於流露抒發自己的感情，而拙於描寫社會生活。譬如輪盤中的春痕，只是形容詞的堆砌，而其主題，則是才子佳人式的戀愛。詩人徐志摩只是一個寄生生活者，他的境遇比較順，而又與生產無直接地關係。對於社會的現實，他不能把握。從社會生活中，他抽不出有意義的主題來。對於醜惡的現實的社會，他是迴避的，否定的。在迎上前去中，他說：「我敢擔保的只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忠實。」而那止於是主觀的忠實。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他不懂科學。而抒情詩，抒情的散文

是足以作他的感情的表現之工具而有餘。抒情詩，抒情的散文，是足以包容他的思想的。法國的博威（Ernest Bozet）把文字發達史分成爲抒情、敘事、劇之三個階段。徐志摩恐怕算是其第一個階段上的人物了。

在我所知道的康橋裏，詩人徐志摩說：「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詩人的創作活動之過程，也是有跡可尋的。語濟慈的夜鶯歌，海灘上種花諸篇，如果可以說是徐志摩的藝術論或者是詩學，那麼，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中的兩篇序文，則是他的創作活動之自我批判，創作生活之回顧了。如果把這兩篇序文和自剖中之自剖再剖求，想飛迎上前去諸篇詳細分析一下，我們很可以找出來他的創作活動的。徐志摩的創作活動可以分爲四個時期。第一期是最早寫詩的那半年。猛虎集的序文告訴我們說：那一個時期他的感情真如山洪暴發，不分方向地亂沖，生命受了一種偉大的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可是那個時期的感情奔放的浪漫諦克的詩，據說雖然爲量甚多，但幾乎都見不得人。所以我們也無從研究了。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到在當時他是一匹狂暴的野馬。徐志摩的創作活動的第二個時期，是由志摩的詩所代表着的那是他民國十一年回國後兩年間的作品。代表這個時期的散文，是落葉裏的大部分。落葉諸篇是充滿着浪漫諦克的自白，充滿着康橋時代的憧憬。在志摩的詩的裏邊，要據詩人自己說：「初期的殉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感情的無關關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與技巧都談不到。」（猛虎集序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裏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裏，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文。)不過，在我們看，這一個時期，雖然詩的藝術與技巧都談不到，然而其內容是比較充實的。志摩的詩作，是隨着形式之追求與完成而減少其內容的充實性的。在志摩的詩裏，我們是看得出浪漫主義的氣息漸漸地，流為印象主義的氣息之傾向的。志摩的詩時代是可以說是志摩的「五四」時代。徐志摩的創作活動的第三個時期，是由翡冷翠的一夜，自剖巴黎所代表着的。在這個期間，中國產生了「五卅」運動，徐志摩在其後，目睹了各種更為不滿的現象，在生活上起了很大的波折，在思想起了一個大的轉變，在迎上前去裏，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序文裏，他都肯定地重複出來他在詩篇「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所說的那兩句話：

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地做人。

這就是他所謂的「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事情」的時代。理想主義碰了壁，他要求行動。他努力自剖。他要貫徹他的尼采主義。在這時期形式雖日趨工整，可是他失却了生產的力量了。因為他的理想主義同社會現實愈趨衝突了。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序文中，他說：「我如其曾經有一星星詩的本能，這幾年都市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一首詩，前途更是渺茫……這一卷詩大約是末一卷罷。」這一個期間，真正地代表着他的情感的詩作，與其說是韻文詩，寧是那些散文詩；自剖和巴黎中的諸篇一方面追求定型律，一方面主觀的忠實使制作那些散文詩，這裏是不是有着一種矛

盾呢？這一個時期是徐志摩的創作活動之最高峯。最後，就是他的創作活動的第四期，也就是其沒落期。在那種迴光返照之中所產生出來的，就是猛虎集、雲遊和散文秋。毫不待言地這幾個不同的時期是有着連繫的，其間存在着發展的線索的。

詩人徐志摩的思想是雜的，而他的作品也是雜的。他有稱王稱霸的雄心。他不只想做一個詩歌的作者，而且他還想作一個詩歌的理論者。雖然他一無所完成，可是他作了各種的嘗試。他不只想作一個藝術家，而且想作一個科學家。他所譯的那段達文塞的剪影，正是表示着他的這種多樣複雜的要求。徐志摩的一切翻譯，是反映着他自己的主觀，換言之，他的翻譯，也是他的自我實現。（生命的報酬、鷄鷹與芙蓉雀、達文塞的剪影、死城、馮提孩等。）他的翻譯，是同一般的手藝人的翻譯不同的。其中處處是反映着他的強烈的主觀的要求。達文塞的剪影，可以說是他的 self-justification 的宣言。悉烏凡尼鮑爾脫拉飛屋在日記裏記着：「塞沙里說梁那圖是一個最不了的落拓家。他寫下了有二十本關於自然科學的書，但沒有一本完全的，全是散葉子的零碎雜記。」又記着「什麼東西在旁人看來已經是盡善盡美的，在他看來通體都是錯。他要的是至高無上的，不可得的，人的力量永遠夠不到的。」因此他的作品都沒有作完全的。」這好像是詩人徐志摩對於自己的批判。

詩人徐志摩不止是要求創作，而且更作原理的追求。如果我們要研究他的詩學的話，濟慈的夜鶯歌、海灘上種花、話諸篇，以及自剖與秋，都多少可以供給我們資料的。徐志摩的詩論，同樣地，全是散